

来自外环的你  
——叙事传统中的拉丁美洲

BY 莱茵行宫伯爵

还有多少王国是为我们所忽略的啊！（Combien de royaumes nous ignorent！）

——布莱兹·帕斯卡尔《思想录》

不读欧洲，你就读不懂现代世界；不读拉美，你就无法真正读懂欧洲。

这篇文章的主角，正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拉丁美洲，故事里的拉丁美洲。

相较于欧美、中东和日本，对拉丁美洲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少很多。如果把世界比作一个星系，那么欧洲必然是耀眼的银芯，饱受世人的关注，而东方则穿缠在欧洲内外，让人不得不留意，至于拉丁美洲，则无疑属于黯淡的外环。

但是，银芯的光芒，难道不和外环的黯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而且外环诚然黯淡，但倘若我们给予关注，会不会发现另一种不一样的美，以及在银芯观察不到的关于宇宙的奥秘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去认识拉美。新闻、电影、游戏、小说、史书、课本、知乎、贴吧、公众号，哪一种形式展现出的拉丁美洲，最贴近其原貌呢？

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形式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哪种形式，其实都是在讲述同一主题的内容。内容中的这些故事虽因不同的机缘和背景而产生，但是都服务于一种统一的视角，态度，情节甚至结论。在本文当中，这种统一的质地被称为**叙事**。

本文总结了四种关于拉丁美洲的叙事传统，它们几乎支配了学术领域和流行文化，深入到了每个受众一般或具体的印象当中。这四种叙事传统分别是：

第一种叙事传统，“黑色传说”（Black Legend）。

第二种叙事传统，“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

第三种叙事传统，“殖民主义卫道士”（Apologetics for Colonialism）。

第四种叙事传统，“黄金国”（El Dorado）。

在了解外环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笼罩在外环上的这几股朦胧星云。

## 第一部分 叙事传统与帝国主义

对世界的征服，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就不会觉得是什么光彩的事了。它首先意味着从那些与我们肤色不同，或鼻子稍扁的人手中夺取土地。只有观念能作为托词，一种居于其后的观念；不是什么情感上的表现，而是一种观念；以及对这种观念的无私信念——你可以把它供奉起来，向它膜拜，为它牺牲。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

什么是叙事？简单说来，就是叙述者（作家、政治家、剧情策划、新闻编辑、网民、教科书编者等）关于特定对象（在本文当中，是拉丁美洲）生产出的文本内容。对于一段具体的叙事而言，叙述者似乎掌握着支配它的全部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故事怎么讲”以及“故事讲什么”。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空间拉伸开来，把文本的生产过程和它的传播过程联系起来，就很容易意识到，**叙事并非在真空中存在，它时时刻刻都要同社会现实产生交互作用**。叙述者的知识结构不是随机产生的，对于事物的兴趣和态度不是独立于环境的，而叙事的接受者（同时也是进一步的叙述者）亦然，在叙事的扩散以及不同叙事之间的对抗过程中，权

力因素无处不在，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力量在推动有利于自身的叙事的发扬光大。正如有人的地方就有权力，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存在脱离了语境的文本，更不存在脱离了权力的语境。**

在宏观层面上，**叙事的发展**如同一株珊瑚的生长，基于特定的主题、角度和逻辑，叙事随着时间的积淀逐渐增生，内容不断扩展丰富，新的意义覆盖旧的意义，旧的分叉衍生新的枝节，但其根基和基本结构始终保持相对的稳定。就这样，叙事传统在众多文本的基础上诞生了，它不断制造新的文本，也不断利用新的文本更新和扩充自己，它在学术界、新闻界和流行文化中生长起来，有时甚至能够垄断人们的认知空间，与此同时，它生命力顽强，很难被拦腰截断或者突然停止生长。而在拉丁美洲这个对象身上，就长有几株特别肥壮的珊瑚，它们是**历史上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

**在这多种因素之中，帝国主义是相当突出的一个。**虽然远非唯一一个，但我们能够在几种叙事传统中都找到它无处不在的影子。帝国主义需要叙事，它是维系观念和现实的重要纽带。叙事的支配性，或说阻止其它叙事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帝国主义至关重要。**叙事不是虚构的故事，它是对现实的描述，叙事强调某些现实，弱化某些现实，忽略某些现实，扭曲某些现实。研究叙事的中心问题不是它是好是坏，或者是真是假，而是在于它放大了什么，缩小了什么，忽略了什么，又扭曲了什么，它为何产生，又如何发展，它的内在逻辑如何展开。**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何为叙事，以及它如何发挥作用。

1798 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这是现代欧洲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海外远征。在这次远征当中，一组法国科学家被拿破仑带在身边，并且写作了一部二十四卷本的《埃及记事》，以下是这部书总前言中的一段：

埃及处于非洲和亚洲之间，与欧洲的交通便利，是这块古老大陆的中心。这个国家勾起的只是美好的回忆……荷马、莱克格斯、梭伦、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曾经到埃及去学习科学、宗教和法律；亚历山大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富饶的城市，它长时间享有优越的地位，并且目睹了庞培、凯撒、马可·安东尼和奥古斯都共同决定罗马以及全世界的命运。因此，这个国家吸引了所有杰出王公们的注意。以埃及为榜样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亚洲，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以埃及为榜样，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必然的归宿。

在这段叙事当中，法国作家提及了一些古代伟人的名字，从而把事件整个纳入了西方的文化轨道，与此同时把时间拓展到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时段上，并且提出，与埃及互动是“所有强国的宿命”，把法国对埃及的远征解读成了近乎永恒进程上的一个波动。此时，有许多最基本的事实却被忽略了：这是一场破坏性的、酷烈的战争，是一次师出无名的入侵，是一次暴力冲突而非和平交流。

在现实当中，叙事有着多种形形色色的载体。除文学作品以外，新闻、短视频、电影、电子游戏乃至网络论坛中流传的梗都可以承载叙事。这些不同的载体共同构成了我们所接触到的媒介环境，此时，**整体意义上的叙事模式就成了我们对世界认知和态度的参照系，或者说“感觉的结构”**（雷蒙·威廉姆斯语），这一参照系对于帝国主义至关重要，它是我们理解并且接受世界秩序的基础，它利用历史来建构现实的合法性，并且让接受者浑然不觉。

本文的第二部分即是对有关拉丁美洲的四种叙事传统的梳理，我们将看到这些叙事同帝国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找到它们在一些实例身上的表

现——这项任务并没有它乍听上去那样困难，因为帝国主义在大众文化当中从来都不是躲躲藏藏的，它从来都是以顺理成章的面貌摆在台面上的。当然，对于这些实例，楼主的态度首先是把它们当作值得尊重的文艺作品，就像是对待毕加索、狄更斯或者希区柯克的作品一样，力求分析有价值的内容，不附加无意义的评判。我们不能认为作家们是机械地被意识形态或者偏见所驱使的，也不能认为他们在主动充当帝国主义的合谋者，只是他们生活在现实的文化环境和权力机制当中，就必然会受其影响。例如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鼻祖是《鲁滨孙漂流记》，讲述了一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英格兰男性新教徒在一次远洋航行中漂流到了美洲一个岛屿上，在那里教化了一个野蛮人，并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庄园和殖民地的故事——这一切设定都绝非偶然，但显然并不能说作者只是为了宣扬某种帝国主义态度才完成了这部作品。

## 第二部分 第一节

### 黑色传说 (Black Legend)

#### 1. 起源

《对暴虐的阿尔瓦公爵以及暴君菲利普二世的其他指挥官在荷兰犯下的残忍而可怕的西班牙暴行的真实反映并附上关于西班牙人在西印度所犯暴行的第二部分》(LE MIROIR de la Cruelle, & horrible Tyrannie Espagnole perpetree au Pays Bas, par le Tyran Duc de ALBE, & aulttes Comandeurs de parle Roy PHILIPPE le deuxiesme On a adjoinct la deuxiesmie partie de les Tyrannies commises aux Indes Occidentales par les Espagnols)

——1620 年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

关于拉丁美洲的“黑色传说”是历史和当下占到主导性的叙事传统，没有之一。甚至可以说，其它所有主题的叙事，都不过是黑色传说的补充内容。

在传统意义上来说，什么是黑色传说？一句话概括，就是西班牙人蹂躏拉美，拉丁美洲作贱自己；拉丁美洲野蛮愚昧，西班牙专制残暴。

黑色传说最古老的范本来源于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缪·德·拉斯卡萨斯的著作《西印度毁灭纪略》。拉斯卡萨斯本人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于 1509 年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圣多明各。1509 年时正值西印度总督尼古拉斯·德·奥万多在新大陆进行劳动力制度试验，委托监护制导致了大批印第安人劳力的死亡。拉斯卡萨斯为此拒绝接受委托监护权，并严厉指控剥削压榨印第安人的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征服之后，拉斯卡萨斯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又见证了人口的锐减，并为之感到愤慨，他把余生都献给了保护印第安人的事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完成了《西印度毁灭纪略》的写作，这本书籍记载了大量西班牙人制造的暴行。诚然，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存在夸张和失实之处，例如拉斯卡萨斯描述米斯顿战争中，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下令用大炮处决被俘的妇女和儿童，这一记述缺乏事理依据而且同其它材料的记载有出入，但是总的来说，拉斯卡萨斯的这部书仍然是重要的叙事文学作品，也是人道主义精神在那个时代的体现。

不过，拉斯卡萨斯本人恐怕没有预料到的是，最为重视他的作品，并非西班牙王室，也不是他的教会同僚，而是西班牙和天主教的对手，北方的新教徒们。在1568年后，尼德兰新教徒率先和西班牙发生冲突，法国宗教战争于几年后爆发，随后英格兰和西班牙也进入了战争状态，在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西班牙几乎一直在和新教徒们作战。正是在这一时期，寻找并且传播关于西班牙的黑材料成为了新教徒们的要务之一，而《西印度毁灭纪略》以及各种有关西班牙在美洲实施暴政的记载便成为了最称手的选择。这便是黑色传说的诞生——它强调西班牙的暴政、西班牙王室的专制和奢侈、西班牙征服者的骄傲和残暴（在英语中，西班牙征服者特别地被称为 Conquistador，同其它国家的 Conquer 们区分开来）、天主教会的僵化和迫害（尤以宗教裁判所为先）。同这样一个邪恶的国家作战，无疑是一种正义的事业，海上行劫显然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手段。

黑色传说无疑是针对西班牙而诞生的，但是我想，西班牙恐怕还不是黑色传说的最大受害者，拉丁美洲才是——暴君也许可以从良，但是要让暴君教育出来的杂种儿子有点出息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毕竟西班牙人只是专制和残暴，而它的殖民地还要再加上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愚昧野蛮呢！这一粗暴的叙事传统一旦扎下根，便再难以让铭记它的知识共同体从它身边脱身。

## 2. 发展

在愚昧、暴政和罪恶三重束缚下，美洲人民不可能获得知识、权力或美德。

——西蒙·玻利瓦尔《安戈斯图拉演说》

只要还有一丝合适的土壤，叙事就不会简单地停止生长。

到了19世纪，西班牙已经不再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们最大的对手，但这个垂老的帝国还不至于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它仍盘踞在加勒比海，古巴和波多黎各是它的禁裔。与此同时更引人注目的是，十几个新生的共和国出现在了美洲，它们和美国一样，是世界现代史上最早尝试宪政共和政体的第一批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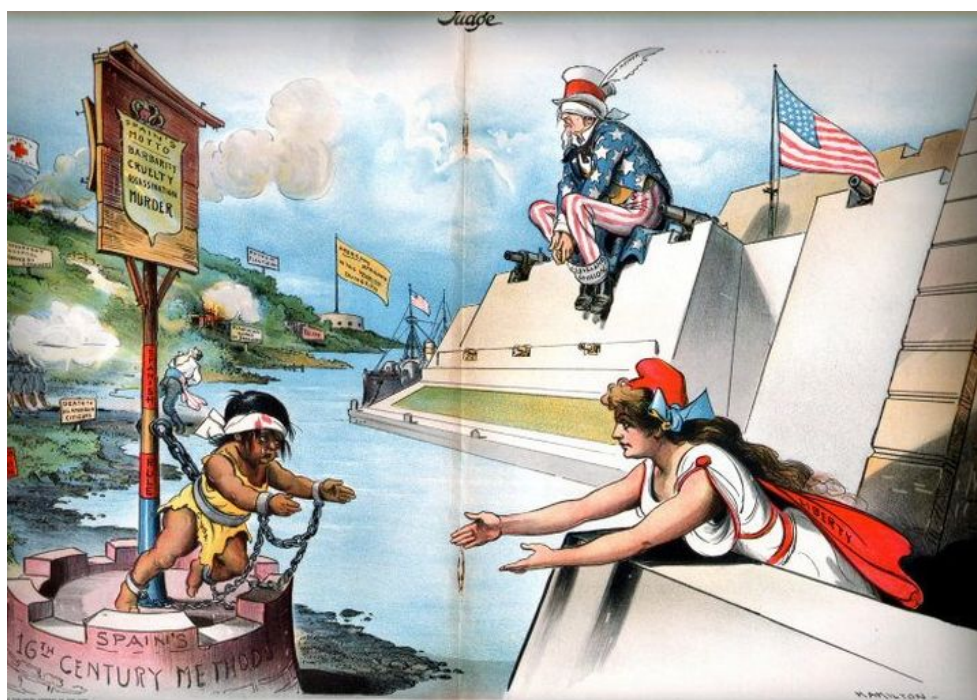
然而，美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对这些国家似乎并不抱丝毫的乐观态度，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认为，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试图建立自由政府是荒谬的，就像“试图在飞禽走兽和鱼类中间建立民主制度”一样。这种决绝消极的话，很难说不是黑色传说思维的某种产物。

诚然，带着殖民地时代种种结构性积弊走入独立的拉美共和国们注定道路曲折，就像是玻利瓦尔所说，“统治它们如同破浪前行”，但长远的追求和评判则是另一回事。智利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迭戈·波塔莱斯同样看到并且强调了“黑夜的影响”，设计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使得智利成为西班牙美洲唯一一个独立后保持稳定的宪政共和国——但这一个个例就足以否决关于拉丁美洲已经积重难返，或者已经无一例外地无可救药的判断。

不过，最大的悲剧并不在于美国人或者欧洲人依然以黑色传说为基础，继续悲观地看待拉丁美洲的现实和未来，而在于这种悲观成为了很多拉丁美洲精英看待自身的方式。他们在独立之后大多尝试英美宪政道路，然而政治体制不是雀巢咖啡，不能即拿即用，即冲即饮。遭遇失败后的很多人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也将失败归咎于国民的劣根性和殖民宗主国的罪恶遗产，相信自己的无可救药，甚至屈服于北方巨人的昭昭天命——在1821年的萨尔瓦多、1836年的德克萨斯、

1846 年的加利福尼亚、1848 年的尤卡坦、1857 年的尼加拉瓜，都有加入美国的提议；在 1865 年前，相信加入美国就可以保持奴隶制的古巴种植园主们也热切希望这一计划早日实现，甚至主动出钱资助新奥尔良的志愿军；在 1859 年的新格拉纳达共和国，奥斯卡·罗德里格斯总统面对美国的讨债，提出干脆把整个国家并入美国，理由是“既然美洲早晚都要被美国完全统治，还不如顺应这一进程，减少一些流血战争。”；1865-1916 年间，曾经分别从法国、海地、西班牙三度取得独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至少两次请求并入美国，一次请求加入法国；在厄瓜多尔，加西亚·莫雷诺将军也考虑过寻求法国保护……比起这些，被俘的圣安纳将军在华盛顿轻描淡写说的一句“墨西哥人民只是不适合民主”都显得乐观许多了。

与此同时，黑色传说仍然在外部继续发挥影响。在美西战争前夕，人们对于西班牙的残暴印象成为了媒体鼓动战争的可靠因素，报纸有意夸大西班牙人的邪恶，并把它以感官刺激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于一则西班牙人登上美国船只对女性乘客搜身的新闻，报纸配以一张露骨的漫画，描绘出三个色眯眯的西班牙士兵盯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少女看的场面，而事实则是西班牙人派出了一个女官进行一对一的单独检查；缅因号爆炸事件后，报业大王赫斯特在自家报纸的头版上打满了“必战”的水印。媒体首先关注的不是冷冰冰的古巴政治犯集中营，而是那些更能够透过感官刺激激发并且扩充人们的“黑色传说”印象的东西。



美西战争前一副鼓动性的漫画，代表美国政府的山姆大叔对古巴的苦难视而不见，代表美国人民的哥伦比亚女神向代表古巴人的小奴隶伸出援手，小奴隶身后的立柱上写着“西班牙的统治”，上方的文字显示“西班牙的格言：野蛮 残忍 暗杀 谋害”

1898 年后，美国开始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入拉丁美洲。塔夫脱铺设金元开道，罗斯福起用大棒萝卜。在 1903-1927 年间，为保护美国政府和企业的利益，美国海军陆战队几乎干涉了所有的中美洲及加勒比国家。联合果品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在这一时期声名鹊起，成为了某种符号化的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以半胁迫的姿态把拉丁美洲拉入同盟国的阵营，而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又频频干涉拉美国家政治，甚至不惜扶植镇压型的极权军政府，皮诺切

特在此充当了最典型的例子，而“兀鹰行动”则是美国霸权的代名词。在 1980 年后，美国的麻醉品消费市场促生了拉丁美洲的可卡因产业……黑色传说渐渐出现了新的分支，正如它一开始的讲述者是新教徒一样，现在的讲述者变成了左派，目的都是为了攻击某个强权大国。

回过头来，我们再重新整理两个问题。

### （1）黑色传说最喜欢讲述什么？

西班牙征服者暴虐无双，杀人如麻，带来的天花成为了美洲印第安人最大的梦魇。政府横征暴敛，议会有名无实，贵族讲究奢侈，平民人人想当老爷，官僚贪污腐化，庄园主残酷对待农民和奴隶。

天主教会支配着殖民地时代拉丁美洲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它僵化腐朽，又无孔不入，是经济上的拖油瓶、社会思想上的枷锁、种族和信仰迫害的源泉。

独立后的拉美考迪罗横行，内战频仍，在半个世纪内建立不起稳定的政治制度。1870 年后，寡头和独裁者接连唱罢登台，军事政变此起彼伏。无可救药的不发达和不民主缠绕着整个大陆，毒品挥之不去，暴力犯罪和极端贫困比比皆是，移民纷纷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前往美国，充当廉价和低素质的劳动力。

### （2）黑色传说为什么这么流行？

右派喜欢黑色传说，他们以此证明西欧和北美在体制、道德、思想、历史和种族上的优越性，证明拉丁美洲需要服从西方的秩序和价值，需要充当亦步亦趋的小兄弟。没有边缘的衬托，就没有中心的光芒。

左派也喜欢黑色传说，他们把拉丁美洲当做受害者，用来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资本主义的腐朽，用拉美的失败来证明西方意识形态或体制的危害。不说明边缘的疾苦，就无法说明中心的罪恶。

但无论是哪种立场，都存在一点共性，即拉丁美洲越是无可救药，越是混乱贫穷，自身的论证就显得越有力。所有的论证都围绕核心世界展开，真正受到关注的只有熠熠发光的强国，至于拉丁美洲，只要扮演好作为一个垃圾的角色就好，它的真实面貌究竟是什么样子，又有谁在乎呢？

## 3.在黑色传说背后

美洲是一座妓院。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在此，我们需要避免使用“真相”一词，因为真相的反面是谎言，而叙事不应被视为谎言，黑色传说也不是一种谎言，美洲原住民人口的锐减、西葡殖民地社会的不发达、独立后的政治混乱、社会贫富分化、今日的劳工移民和毒品问题，个个都是事实。那么，当我们说要探讨叙事背后的东西的时候，究竟是在探讨什么呢？

我们需要重复前文当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值得多次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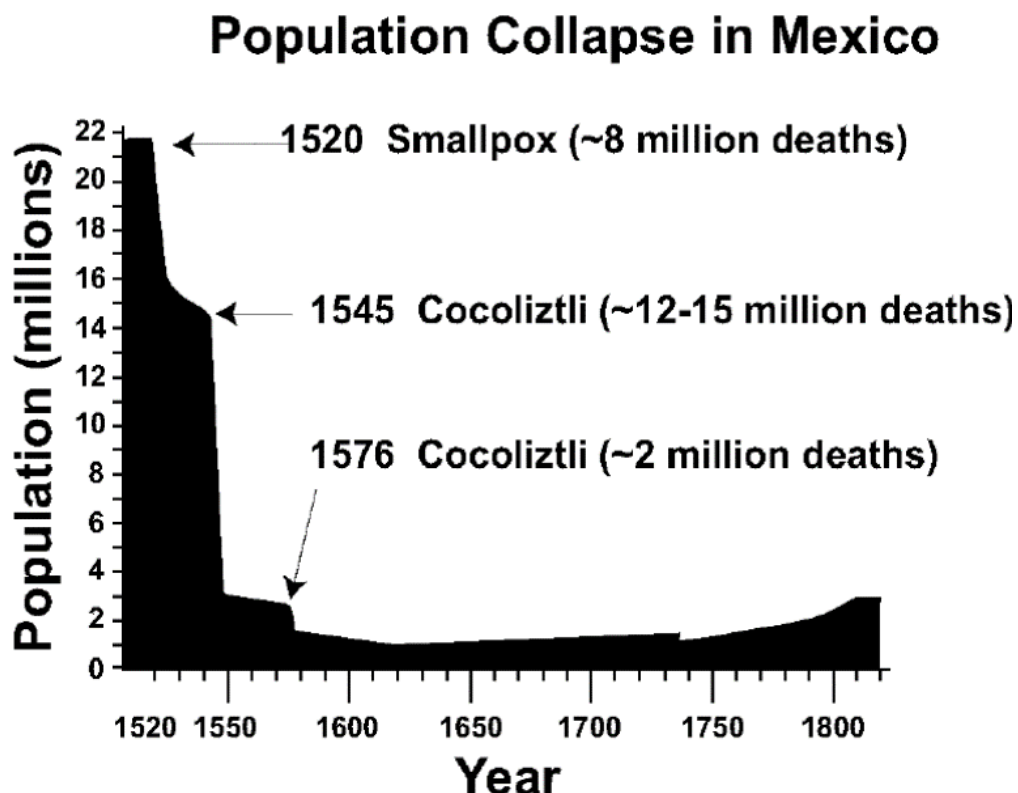
“研究叙事的中心问题不是它是好是坏，或者是真是假，而是在于它还原了什么，放大了什么，缩小了什么，忽略了什么，又扭曲了什么，它为何产生，又如何发展，它的内在逻辑如何展开。”



要理解黑色传说的“还原”、“放大”、“缩小”、“忽略”和“扭曲”，或一言以蔽之——对事实的加权，我们首先可以想到的主题便是天花。

### (1) 天花

下面这张图，是墨西哥地区人口的变化情况。



历史学家对于前哥伦布时期墨西哥人口的估计在 1200-2500 万之间，而在 1630 年左右的估计表明，当时墨西哥的原住民人口大概在 75 万左右。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体现出了巨大的人口锐减，也符合一般人的历史常识。那么，人口锐减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人脑中冒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天花。

然而，天花真的是人口锐减的最大杀手吗？

在征服后的几十年内，多种疫病袭击了美洲的原住民，包括来自欧洲的流感和天花，以及本土的斑疹伤寒。事实上，天花在多次时疫中只充当了第一波，也并非是最为严重的一波。正如上图所示，在 1580 年前的人口锐减当中，影响最大的疾病其实是 Cocoliztli，这种疾病的成因并不完全清楚，但是其症状和天花并不符合，很可能是美洲本土的斑疹伤寒的变种。

我们不妨进一步问一句，疾病真的是人口锐减的最大杀手吗？

拉斯卡萨斯在《西印度毁灭纪略》中认为，人口锐减应该用西班牙人的暴行来说明，这些暴行包括战争、掠夺、强奸以及经济领域内的横征暴敛、强迫为奴、超强度使用劳动力。这种说法流行了几个世纪，并和疾病一同构成了黑色传说的叙事基调。



无疑，这些暴行都是破坏性的，但是同疾病一样都是无法单独构成决定性因素的，因为美洲的人口锐减需要同时有两个条件发挥作用，一是大批人死去，二是生育率出现决定性的持续低迷。

那么，决定性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是社会失范。

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社会的冲击是空前绝后的，使得大多数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都濒于瓦解。在阿兹特克和印卡，族群的基本单位是卡尔普伊和艾柳，聚集着一定的亲属群体，并掌握公有土地，定期按照家庭大小分配土地。在这些小的单位之上，是较大的单位，层层上叠的组织最终构成了整个国家。在小的单位里，互惠是主导性的交换原则，在大的单位里，再分配是主导性的交换原则，市场只是一种小众的补充性的交换形式。在西班牙征服之后，殖民者虽然从整体上接管了原先的社会组织，但是却打破了旧有的原则，委托监护制瓜分土地导致许多印第安人村社被迫瓦解，而掠夺性的征收方法则破坏了原先互惠-再分配的基本原则。此外，西班牙人引入了大量的牲畜，在数十年内迅速扩大牧场，占用了大量的土地，不少印第安人被强迫耕种小麦，改变自身的生产方式和饮食习惯。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动荡同样巨大，旧有神明的失败对于印第安人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旧的道德体系随之瓦解，而西班牙人的天主教短时间内又无法填补这一位置。当时观察者的记述表明，印第安人开始普遍饮酒（这一行为在殖民之前被宗教道德严令禁止），整个社会的犯罪率也变得较高。这一切体现出的是体系上的瓦解。

另外，社会失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利己型自杀行为的出现（这也是埃米尔·杜尔凯姆在《自杀论》当中的经典阐述）。这一时期的观察记录表明，自杀行为和放弃生育十分普遍。1541年，根据圣多明各的记录，除了一夫多妻的卡西克（酋长）家庭之外，平均每个家庭都只有不到一个孩子，而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则是平均有3-5个孩子；据估计，在安第斯山区中部的瓦努科，平均每个家庭的人数从印卡时期的6人减少到了1562年的2.5人；17世纪初新格拉纳达有一半的印第安人家庭没有孩子。秘鲁总督卡斯特尔富埃尔侯爵在论及桑塔省的人口减少时写道：“被征服者不得不把自尊、财富、幸福和欢乐都交给胜利者。这必定影响对子女的养育，他们再也无力养活子女了。”佩德罗·德·科尔多瓦神父发现，堕胎和杀婴屡见不鲜，筋疲力尽的妇女会想办法打胎和流产，或者亲手杀掉刚出生的孩子。社会失范带来的整体后果就是减弱生育欲望，同时也会引发自杀，很多人为了逃避虐待和税收自杀，有人甚至在巫医的指导下集体自杀。

疾病和外部压迫固然致命，但是它们都不能单独造成后果，而必须和印第安人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联系才能产生作用。社会失范带来的人口锐减无疑是自然规律的作用，却也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决定的。征服时期的印第安人社会，既是遭遇了人口锐减，也是选择了人口锐减。从这个角度来说，印第安人社会的反应本质上同努曼西亚人或者驻守马萨达要塞的犹太人在面对罗马大军时做出的选择是一样的，虽然无声，但是同样壮烈。

回过头来，再看天花的地位被夸大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天花首先是一个象征，它是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旗手，它瓦解了阿兹特克人的抵抗，并且在西班牙人抵达秘鲁前率先杀死了印卡王瓦伊纳·卡帕克，引发了内战。强调它就是强调外部力量，强调西班牙人如同死神一般的到来。但是，这种强调给人们带来了多大的错觉啊，多少人简单地认为天花就是造成印第安人死亡的几乎全

部原因，甚至认为印第安人已经被天花几乎杀光了，可谓荒谬至极。印第安人虽然遭遇了如此重大的人口锐减，却依然是西属美洲殖民地社会的劳动力基础，长时间内占到人口的大多数——在殖民末期的 1788 年，印第安人占西属美洲人口的 45%，白人不到 20%，梅斯蒂索人（印欧混血）占 30%，黑人 4%，这还是 18 世纪梅斯蒂索人比例开始猛增后的结果。

## （2）暴政

紧邻天花的一个话题，就是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暴政。

没错，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劳动力的滥用和压榨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也是导致印第安人人口锐减的重要动因之一，但是黑色传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倾向于把这种“暴政”联系到西班牙人的品质本身，而非殖民主义和其它制度化的因素。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的确同美洲印第安人的锐减脱不了干系，但是在殖民主义的历史上，唯一一个造成原住民人口锐减的程度能与西班牙征服美洲相比的案例就是 18-19 世纪的太平洋岛屿，而这一次的主角则是新教的英国、德国和美国人。

西班牙王室是一个做出过真诚努力，试图保护印第安人的王室。早在 1500 年，伊莎贝拉一世就听从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的建议，规定原则上不得奴役印第安人，1512 年时斐迪南一世则颁布了《布尔戈斯法》明确了相关的规则，而 1542 年由查理五世颁布的《新法》则是最终尘埃落定的版本，对委托监护制做出了明确的限制，以保护印第安人免收过分压榨。西班牙也是唯一一个就殖民道义的正当性进行过官方辩论的国家：1551 年，坚持印第安人不受奴役的拉斯卡萨斯和认为印第安人是天生的奴隶的塞普尔维达在巴拉多利德展开辩论，而王室的政策最终向前者发生了倾斜。

但毫无疑问的是，西班牙王室努力的结果是很有限的，天主教会对于印第安人的帮助也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说到底，这是因为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机制性暴力的历史，而资本原始积累就包含机制性的剥削。殖民主义的历史上有很多个人、组织乃至政府都有过真诚的保护原住民的努力，但是这些道德因素面对殖民主义所含有的机制性的暴力，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机制性的剥削，都只能起到缓和而非抵消的作用。1550 年，新西班牙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在卸任给继任者路易斯·德·贝拉斯科时，表示王室保护印第安人的和增加自身收入的愿望是不相容的，想必这就是对道德力量无法抵消机制性压迫的根本矛盾的体现。

西班牙的殖民地常给人留下的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这块地方不同于生机勃勃的北美殖民地，而是身处于混沌和愚昧当中。然而这一印象也是局限的——西班牙美洲具有深厚的城市传统，城市作为殖民地政治秩序和经济控制的中心，在西属美洲多处建成。从加利福尼亚的圣弗朗西斯科到拉普拉塔河畔的圣菲利普伊圣地亚哥德蒙得维亚，再从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到上秘鲁的圣克鲁斯，其间分布着无数名城，包括墨西哥城和基多这样的文明古城，瓜纳华托和波托西这样的矿业之城，哈瓦那和卡塔赫纳这样的海岛与海角之城。西班牙人在美洲城市建立了最早的大学、印刷所、教堂和剧场，这些城市的规模和多样性也远胜同时期的葡属巴西和英属北美。在 18-19 世纪之交游历新大陆的普鲁士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对西属美洲印象深刻，认为墨西哥城的壮丽唯有巴黎和彼得堡可以媲美，而且该城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当时的美洲是最优质

的。洪堡的观点和当时大多数的观察家是一致的，尽管不如欧洲，但西属美洲也并非野蛮和愚昧的栖息之地。

西班牙还是幸运的——随着对于弗朗哥政权记忆的渐行渐远，笼罩在西班牙头顶的“黑色传说”似乎正在褪色，至少关于它的叙事主题已经空前丰富了起来。但它的前殖民地还是没有走出阴影，仍然在继续充当暴政、堕落和腐败的某种化身。这也离不开“黑色传说”叙事传统下属的另一个分支——

### (3) 不发达

全世界不发达的地区，还有相对贫穷的人群，都常常被同各种负面属性联系起来，这并非意外之事。但人们在做出这种联系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地区和人群内部的差异，同时轻视时空中的变化——仿佛当下的沉沦就足以证明过去的一切繁荣皆是虚妄，未来的各种希望皆是空想。

拉美独立至今已有两个世纪之久，在这两个世纪间，拉丁美洲经历了繁荣的一百年，也经历了沉沦的一百年。这繁荣的一百年是 1870-1970 年（尽管其中也遭遇了大萧条这样沉重的打击），而沉沦的一百年则由两个分立的五十年所构成，分别是独立后混乱的半个世纪（1820 年左右-1870 年左右）和 1970 年至今。

Table 1.1. *Relative levels of GDP per capita and real wages in Latin America: 1870-1940*

	Latin America	European Core	Latin Europe
1. GDP per capita (UK = 100)			
1870	38	72	39
1890	37	73	39
1900	34	77	38
1913	42	82	40
1929	47	91	48
1940	35	78	40
2. PPP real wages (UK = 100)			
1870	56	87	45
1890	45	86	40
1900	45	84	36
1913	52	88	48
1929	62	93	55
1940	70	83	43

Notes: European Core consists of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Latin Europe consists of Iberia and Italy. PPP refers to purchasing-power parity.

Sources: GDP per capita from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2001); wages from data underlying Jeffrey G. Williamson, "Real Wages, Inequality, and Glob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before 1940," *Revista de Historia Económica* 17 (1999): 101-42.

上表是一组对于 1870-1940 年间拉丁美洲和欧洲经济状况的比较，比较的参数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平均真实工资两项，具体的比较对象包括拉丁美

洲、欧洲核心（包括英法德三国）和拉丁欧洲（此处的定义包括西葡意三国），设英国的相对水平为 100。可见在这一时期，拉丁美洲的平均经济水平虽然和英法德有显著差距，但是和西葡意差异并不大，其平均真实工资还显著高于这些南欧国家——这正是同一时期大量南欧移民前往拉丁美洲的原因。

“繁荣的一百年”是由出口经济和进口替代工业化带来的，在部分国家（如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伴随石油的开采走向高峰。这种形式无疑包含有**致命的隐患**，导致了 70 年代以来的停滞和相对衰落，也使得拉丁美洲现代化问题成为当代中国拉美研究最关心的问题。在各类媒体和论坛上，拉丁美洲当代的不发达（以及相关的漠视）应该说是绝对的首要谈资。在笔者自己做过的一个统计当中，结果显示知乎“拉丁美洲”话题下前 60 位的精华内容当中，有 17 项的主题是“不发达”，超过“体育”（16 项）、“古巴”（13 项）、“毒品与治安”（8 项）成为最受热议的知乎拉美议题。

“不发达”这一问题的突出既是黑色传说叙事盛行的结果，也是这种叙事传统存续发展的基调。它勾连起了拉丁美洲的一切阴暗背景，并为其打上了一个挥之不去的烙印。它的一切光辉历史都是不发达的背景板，所有文化创造都是不发达的补充品。黑色传说就是万丈深渊，湮没美好，突出不堪，一切的一切都是历史包袱，拉美的存在就是对它自身的诅咒。

## 第二部分 第二节

### 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

#### 1. 起源：论题的提出

图皮或非图皮，这是一个问题。（Tupi or not tupi, that is the question.）

——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食人者宣言》

在 1503 年初的欧洲，一封名为《新大陆》（*Mundus Novus*）的通信正在广为流传。这封信最初是佛罗伦萨航海家亚美利哥·普斯维奇寄给其赞助者美第奇家族的。信中，普斯维奇首度提出，欧洲人在大洋彼岸发现的乃是一个新大陆，而非旧大陆的东方海岸，这一论断将被证明是正确的。为纪念亚美利哥·普斯维奇所作的贡献，新大陆最终被命名为亚美利加洲（America）。

这封划时代的《新大陆》通信，无意中引发了一个崭新而经久不衰的议题。这个议题最初是围绕土著印第安人展开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开始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最终成为了一种牵动整个大陆历史与现实的叙事模式**。本文借用其诞生时的名字来命名这种叙事传统，即“高贵的野蛮人”。

普斯维奇在巴西东部沿海地区看到，当地的图皮族印第安人生活在丛林之中，过着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却普遍拥有健壮完美的体型。航海家由此对印第安人产生了错误的印象，认为他们寿命极长（“许多人超过百岁”），无需衣着，又可以随时从巴西丰茂的热带物产中获得食物（“感觉他们是地上乐园里的人”）。“我以为自己接近人间天堂了！”普斯维奇在他那封颇具影响力的通信中如是感慨。

这些观察和感触最终触发了一系列讨论——但不止于讨论——还有一连串深刻的争议和冲突。

普斯维奇并不是一位掌握了科学研究方法的现代人类学家，他对于图皮人的观察有着重大的偏差：他看到了和睦的起居生活，却没看到血腥的部族战争；看到了身材健美的男人和女人，却不知道图皮人会在出生时就杀死身体有缺陷的幼童。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大陆》通信衍生出的问题其实都是伪命题——这些野蛮的印第安人真的是人类吗？倘若他们是人类，他们听说过福音吗？作为异教徒的印第安人为何会过着如此舒适的生活，莫非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天主眷顾的高贵品质？

这些在今人看来似乎并无多少价值的问题，当初却是困扰欧洲人的重大难题。教宗保禄三世在 1537 年发布的通谕《崇高的天主》（*Sublimis Deus*）为印第安人是不是人类这个难题给出了解答。这份通谕断定，印第安人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同时也具有不受奴役的权利。然而进一步的问题随之而来，既然印第安人是人类，他们究竟是何人的后代呢？一种流行的理论把印第安人当成犹太人当中流散的十支派，而这些“隐藏的犹太人”的复现是基督教末世预言中的重要部分，这种理论激励了一些传教士的热情，但是对西班牙王室来说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信号。西班牙王室更青睐另一种理论，即印第安人是摩尔人入侵半岛时逃亡海上的伊比利亚人的后裔——这种理论隐含着王室对西印度的合法性主张。除了起源问题之外，基督的使徒们有无对印第安人做过宣教也是十分严肃的大问题。有人认为印第安人太过堕落，以至于天主让他们长期处于愚昧状态。而反对者则认为，使徒们的教化应当是普世的——一位奥斯定会修士提出理论说，圣多玛乃是西印度的使徒，他其实就是阿兹特克人所说的魁札尔科亚特尔、印卡人所说的维拉科查、玛雅人所说的库库尔坎；巴西耶稣会修士为他做补充说，图皮人和瓜拉尼人当中流传的派伊苏梅其实同样是这位使徒的某种化身。

天主教会诚然是殖民统治的制度和观念工具，但与此同时，她也是印第安人的保护者，能够凭借一定的道德约束让原住民免于世俗殖民者毫无底线的压迫。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通过控制主教叙任权把新大陆的教会置于王室的统辖之下，罗马还是在不屈不挠地对它们施压，谴责新大陆的种种奴役行为。殖民统治的道义问题、印第安人的地位问题，都是天主教会关注的重点。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最终将引发一些关于拉丁美洲人身份认同的长远思考。

## 2. 发展：印第安主义与土著主义

“那是自作多情！”

印第安人是个什么东西？对咱们来说，他们有什么要紧的？说明白点，在咱们的事业里，他们是干活的，是劳动力。”

——豪尔赫·伊卡萨《瓦西蓬戈》

在美洲殖民地社会，一种本土意识在征服后的几十年里就已经在悄然孕育。这种“克里奥尔精神”的核心内涵在于，美洲的种种居民，无论其种族和血统如何，都是地道的美洲人，同那些“外国人”有着共同的重大区别。这种意识也是同半岛西班牙人显露出的优越感相生相伴的，许多半岛人把美洲人——无论是土生白人，混血种人，黑人还是印第安人——统一地当作野蛮人看待，他们倨傲地认为美洲

是一块有着野蛮气质的大陆，在上面生长的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带有不可抹除的野性。

**半岛人和美洲人之间的心理隔阂最终体现为文化上的竞争。**在宗教领域，半岛人和美洲人推崇不同的圣徒，以及在不同地方显容的圣母，他们对神迹和祝福展开了愈演愈烈的争夺。在文学领域，克里奥尔作家们不遗余力地赞颂他们的美洲家乡，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特别是对那些不同于旧大陆人的特质大书特书。他们用的是欧洲的文学体裁，但描写的是美洲的事物。这些作家当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他是一位西班牙贵族和印卡公主的后裔，他所作的《印卡王室述评》（1609年）用西班牙人均衡优美的文体记载了印卡帝国的历史和传说。同一时期诞生的另一部影响力极大的作品是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的史诗作品《阿劳坎纳》（1569年），它描写的是发生在智利土地上的马普切战争，在这部作品中，西班牙军人和阿劳坎印第安人都是伟大的英雄。

**在17-18世纪**，克里奥尔人的自我意识以及自豪感愈加明确，有人开始宣称，美洲是一片被拣选的大陆，而美洲人则是上帝的选民。一些骄傲的克里奥尔人把墨西哥城称为“新大陆的罗马”，把瓜亚基尔称为“新大陆的雅典”。这种美洲意识也需要建立在对美洲同一性的认识（即相对欧洲的独立性）之上，因而美洲的印第安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更多的文学作品不再把印第安人简单描写为蛮族和劳动力，而是把他们当作品德高尚、灵魂纯洁、等待拯救的野蛮人。普埃布拉主教帕拉福斯·门多萨在1650年左右写下了《印第安人的美德》，17世纪的墨西哥大作家西古恩扎·贡戈拉在1668年完成了《印第安人之春》。至此，一种以描写和赞颂印第安人为中心的文艺题材，即印第安主义，已经逐渐成型。

**印第安主义在充斥着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精神的独立时期达到了高潮。**在厄瓜多尔诗人华金·奥尔梅多的名作《胡宁大捷——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当中，奥尔梅多借用第十一位印卡王瓦伊纳·卡帕克的话语预言秘鲁终将复国，印第安人的古老国度从而和新生的美洲祖国合二为一。这种借用印第安意象的手法的新生的美洲共和国中比比皆是：阿根廷国旗的设计者贝尔格拉诺把印卡人的神祇印蒂放到了阿根廷的国旗上，作为五月革命以及共和国的象征，这一象征随后也被乌拉圭人借用；新生的墨西哥帝国在意识形态上认为自身就是三百年前那个被征服的墨西哥国家的重生，并且把阿兹特克传说中的“鹰、蛇与仙人掌”放在了国旗上。从表象上来看，印第安人的美洲似乎重生了，但从实质来讲，这只是一种**对于美洲古典文化的浪漫追求，或者说是新生政权为自身谋求合法性的手段**，甚至用“叶公好龙”来评价也并不为过。

美洲各共和国在独立后的二十年内纷纷废除了殖民地时期的种族等级制，在宪法层面上把印第安人接受为共和国的公民。但是事实上，印第安人依然保持着殖民地时期享有的卑贱地位——歧视性的人头税、定期的征调劳役、几乎不存在的受教育机会、完全不存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种种压迫在广大西语美洲国家都没有解除。共和国们依然在抢夺边疆印第安人的土地，在竭力剥削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居民。智利把印第安人英雄劳塔罗的勇气当作自己国家精神的一部分，但是在19世纪末入侵兼并南方阿劳坎人土地的事业当中，智利人和之前的西班牙人同样残酷，阿劳坎人把他们统称为“白色印加”；贝尔格拉诺的确成功地把印第安人的图腾印在了阿根廷的国旗上，但当他提出要请一位印卡王室后裔来充当拉普拉塔的君王时，他收获的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议会的嗤笑和不屑；巴西剧作家若泽·德·阿伦卡尔的诗作《瓜拉尼人》被改编成戏剧后饱受赞誉，在欧洲也大为



流行，但一位辛辣的批评家不失精准地指出，阿伦卡尔是逃离了黑人（巴西社会中真正的受难者），才找到了瓜拉尼人。在浪漫主义的语境下，高贵的印第安人只活在古代，活在传说和神话之中，而农村中的那些目不识丁的穷苦印第安人只配得上厌恶和鄙夷。这倒是和美国那位菲利普·谢里登将军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

直到 20 世纪，这种情况才有了真正改变的迹象。巨大的社会变迁引发了无穷的激荡：在墨西哥革命（1910-1920 年）之后，知识分子们开始寻找新的民族认同，他们最终把西班牙传统和印第安传统的双重传承视为墨西哥民族的基础。在卡德纳斯（1934-1940 年间任墨西哥总统）执政期间，第一届美洲印第安人大会召开，标志着印第安人的权利问题在拉丁美洲终于被提上了日程。但诚如卡德纳斯本人所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墨西哥印第安化，而是让印第安人墨西哥化”，各国的印第安人教育政策广泛隐藏着同化的目的，印第安人的许多权利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与此同时在一些地区，种族憎恶依然长期存在，例如在 1960-1990 年间的中美洲，有许多印第安人平民因种族仇恨遇害。直到 1990 年后，伴随多国印第安人权利运动的升温，文化多样性和跨文化性的讨论才真正进入了教育改革当中，一些国家例如秘鲁和玻利维亚，把印第安人的语言加入到了官方语言当中。在 20 世纪，贴近印第安人现实的文艺作品往往被称为“土著主义”的，以与之前那些叶公好龙的“印第安主义”作品区别开来。

在拉丁美洲，关于“高贵的野蛮人”的讨论涉及的是关于身份认同的重大命题。这片大陆是种族混合的大陆，是欧洲人眼中的野蛮大陆。“印第安人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与印第安人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既反映着拉美人对自身的思考，也反映着外界对于拉美人的整体认识。

### 3. 流行文化中的高贵野蛮人

“你是白人还是印第安人？”

——《帝国时代 3》中卡斯特将军对混血儿查伊顿·摩根的质问

事实虽然是，在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年代至今的任何一个时期，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及其后裔都生活在被今人称作拉丁美洲的这块土地上，但是如今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于印第安人的主要认识都来自美国。美国用它强大的文化产品输出，以及吸引关注的能力塑造了当下大多数人对于整个美洲的想象。

稍有嗅觉的人都会注意到，在美国的文化产品当中，“高贵的野蛮人”是个极其常见的意象。美国人常常把白人殖民者塑造成反派，把印第安人塑造为英雄，然后由混血儿或有良心的白人充当某种合作的象征。又或是强调印第安人为美国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再或是强调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友谊乃至爱情。这一类叙事方式早在 19 世纪的小说，如《最后的莫西干人》（1826）当中就有体现。在 20 世纪，这种故事变得更加丰富起来：迪士尼故事中唐老鸭的祖先科尼利乌斯·库克迎娶了一位原住民女子；1956 年的电影《搜索者》当中出现了混血儿的形象；1990 年的电影《与狼共舞》表现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友谊；在本世纪的一些电子游戏例如《帝国时代 3》和《刺客信条 3》当中，印第安人和混血儿正在为自身的解放和美国的独立而战；至于许多架空作品例如《阿凡达》，我们也不难察觉到其中“高贵的野蛮人”的影子。

本文的主题是关于拉美的叙事，在此篇幅描述美国的情况，乃是受实情所迫——在“高贵的野蛮人”这一主题下，美国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了绕不开的地步。许多人对于印第安人的想象，乃至对美洲人的想象，已经被框定在了美国式的叙事之下。凡提起印第安人，必然想起残酷的屠杀，想起殖民者和原住民的冲突和和解，想起联姻（或性征服），想起文艺作品中的理想图景同现实中印第安人边缘地位的对比。我们的联想之所以极其容易在这些层次上跃迁，完全是因为在这一类的叙事模式中已被熏陶得足够彻底，以至于眼睛里看不到，脑子里也蹦不出别的花样了。

同样是对“高贵的野蛮人”的探讨，在两个美洲其实有着不同的面貌。北美洲强调的是冲突与和解，拉丁美洲强调的是冲突和奴役之上的混合和挣扎。在北美的语境下，“高贵的野蛮人”只可能代指印第安人这一个群体；而在拉美的语境下，“高贵的野蛮人”既代指印第安人，也代指每一个人，因为它是每一个拉丁美洲民族都绕不开的命题。

遗憾的是，在目前的中文互联网当中，这两种叙事并没有分开，或者说只存在一种叙事。只因为美国的文化产品过于强势，而国人对于拉美的了解过于有限。关于北美“高贵的野蛮人”的探讨，已经硬生生地占领了所有阵地，以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只能在北美的框架下委曲求全。

换句话说，作为关于拉美的一种重要叙事传统，“高贵的野蛮人”在目前的中文互联网上还并未展开。但这对于真正关心拉美的人来说，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件幸事。遗憾在于，要把人们对拉丁美洲的认识从对美国的认识上剥离下来，未免是件过于艰巨的任务；幸运在于，这是一块尚未完全被偏见和刻板印象占领的新知之地，钻研者更容易有所收获。

## 第二部分 第三节

### 殖民主义卫道士（Apologetics for Colonialism）

历史上的每一个伟大民族都相信自己是最終的天选者……希伯来人在神迹和预言的优越性中找到了这种信念。英国人的信念则建立在驯养的动物身上，通过对杂交和遗传类别的观察，达尔文主义诞生了。最初它只是一种谨慎的动物学理论，但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社会生物学理论，它把超越其它所有种族的决定性优势赋予了英国人……每一种帝国主义都需要一种合法化哲学。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宇宙种族》

……因此，所有的帝国主义都相信自己与之前的帝国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每一种帝国主义都认为自己不是帝国主义。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在各种叙事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权力是个永恒不变的要素。在某些语境下，权力本身就是叙事。

拉丁美洲拥有着极其漫长的殖民地历史，这种殖民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和文化；殖民者既包括伊比利亚的宗主国，也包括新兴的北大西洋工业强国——

英国和美国。在五个世纪的历史当中，每一个帝国都创制了一套同自身帝国主义政策相匹配的观念设施，这种观念设施在文本上的反映就是叙事。

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对土地上资源和人民的控制，但是这种控制的合法性究竟来自哪里？帝国需要通过叙事来给出答案——无论是多么荒谬的叙事。这种叙事不仅是为了让被统治的人民能够接受现状，也是为了让统治者能够维系自身的信念。因此，帝国主义的叙事总是关乎道义，越是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就具有越崇高的道义。

这种具有崇高道义的，目标明确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叙事，在本文当中被称为“殖民主义卫道士”。在近现代殖民主义的历史上，欧洲的拉丁天主教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善用的叙事是“文明的布道”（Mission Civilisatrice），19世纪英国采取的叙事是“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20世纪以来美国采取的叙事是自由主义十字军（Liberalism Crusader）。这些叙事的广泛流传是帝国权力作用的结果，它们背后隐含着一套完整的干预和统治哲学。

这些叙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在帝国的权力消退之后，其主题、情节和结论还能够长期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讲述者和受众丝毫意识不到权力的作用。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互联网上相当严重——许多网民关注和讨论的话题集中在那些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叙事上，而且他们毫无保留地持有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在台湾交通大学教授陈光兴的《去帝国》一书当中，作者提到，中国是一个在近代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苦的国家，但奇怪的是，当今的许多中国人习惯于站在帝国的角度思考历史和当下的种种问题，这一点非常值得批判和反思。在拉美这一主题之下，我们对于加勒比食人族、阿兹特克人牲、印第安人不会用轮子、以及独立后拉丁美洲国家充满混乱的状况有着突出的印象，然而对其它情况却近乎一无所知。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奴隶制只是古罗马的一部分，但人牲就是古代墨西哥的全部。

本文的这一部分将依照拉美历史上各个帝国所采用的殖民卫道叙事分别展开，先后介绍“文明的布道”、“白人的负担”和“自由主义十字军”。接下来，读者将会看到，各个帝国如何对历史事实及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加权。

## 1.“文明的布道”

引导我拓殖巴西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使那里的人皈依神圣的天主教信仰。

——葡王若昂三世致巴西首任王室总管托梅·德·索萨的信

“教化蛮族”大概是人类文明最古老、也是最广泛采用的帝国主义借口，而且直至今日，它依然以若隐若现的面貌埋伏在各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当中。每种文化都相信乐于助人乃是美德，这似乎是个无可辩驳的普世价值。但是问题在于，在复杂的现实当中，利益总是能够战胜真心实意，支配成为了帮助的核心形式，受助者付出的代价超越了所得的收获。

“文明的布道”就逻辑而言，是非常简单的，它在叙事上的反映也不难预测：努力突出那些被征服者的野蛮一面，把他们的美德和创造说的不值一提，甚至提也不提。“文明”的伟大作用进而得以突出，野蛮同化于文明的必要性也得以阐释。

哥伦布及其同事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在美洲创造出了第一种为“文明”辩护的意象——食人族。

美洲的原住民存在食人行为吗？毫无疑问是的。但是征服者们的陈述是完全可信的吗？毫无疑问不是。西班牙军人们观察到，野蛮的食人族加勒比人把“温和的”阿拉瓦克人近乎逼到了绝路上，但他们并不知道阿拉瓦克人也有食人习俗。当第一批关于食人的报告传回卡斯蒂利亚宫廷时，震惊了西班牙的贵族们。1500年时，伊莎贝拉女王听从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的建议，发布法令禁止奴役印第安人——那些有过食人行为的除外。从此，**食人和奴役的合法性便被绑定在了一起**。法令没有得到健全制度的保障，因而渴望奴隶的征服者们成为了食人族的指控大师，他们仅凭目光就可以看出哪个印第安人曾有过食人恶习。到1550年时，整个加勒比地区的印第安人因为疾病和奴役几乎灭绝，食人族就此成为了他们永远的标签。

到了征服中部美洲的时期，食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奴役印第安人的借口。**1512年的布尔戈斯法要求印第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奴隶。征服者们也由此失去了指控食人者的兴致——尽管中部美洲也有食人行为——他们转向努力描写印第安人的其它野蛮行为，阿兹特克的人牲正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阿兹特克人采用大规模的人牲，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人牲是中部美洲文明自古以来的核心特征吗？不是。

长期以来，中部美洲人也有自己对于“文明”和“野蛮”的划分——“托尔特克”意味着谷地古老文明的传承者，“奇奇梅卡”意味着北方的游猎蛮族。而**阿兹特克人正是一个“奇奇梅卡”民族**，他们历经两个世纪的游荡，直到14世纪才进入“托尔特克”地区，到15世纪才建立起对于文明地带的霸权。阿兹特克人身为“奇奇梅卡”，不遗余力地试图清除自己的蛮族印记。他们的特拉托阿尼（领袖）自称为羽蛇神魁札尔科亚特尔的后裔，因此也就成为了托尔特克伟大王朝的正溯；伊兹科瓦特尔（1427-1440年间为阿兹特克统治者）在谋士的建议下，大量焚毁书籍，试图掩盖一切指认阿兹特克人本是“奇奇梅卡”的证据。但是即使各部族隐忍不发，阿兹特克人自己也闭口不提，伪造出身的事实也没有被忘记。阿兹特克人崇尚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有一套唯有靠鲜血才可推动世界运转的宗教信念。他们为此发动荣冠战争，强迫推行人牲。这种习俗长期提醒着各部族，统治他们的乃是一个残暴的蛮族政权。在1519年科尔特斯抵达墨西哥时，阿兹特克人的霸权持续了还不到百年。从当时的语境来看，特拉斯卡拉等部族同西班牙人的结盟，与其说是背叛，还不如说是试图“驱逐鞑虏”呢！

在征服时代，**阿兹特克确实是中部美洲唯一强大的中央政权，但是阿兹特克人的文化能代表整个中部美洲吗？答案是否定的。**

进一步提问，阿兹特克人的确进行大规模的人牲，但是**人牲是阿兹特克文化的唯一中心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但人们不会因古希腊有奴隶而忘记埃斯库罗斯的存在，却会因为阿兹特克有人牲而忘记它的所有成就，包括特斯科科的三代诗圣。

16世纪的西班牙人为了给自己的征服辩护，讲了许多关于野蛮印第安人的猎奇故事。21世纪的中国人仍然对这些故事津津乐道，对故事之外的其它历史事实却毫无头绪。

看来没错，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

## 2.“白人的负担”

挑起白人的负担  
坚持着耐心  
掩饰起恐惧  
隐藏起骄傲  
用公开与简易的语言  
不厌其烦的说清楚  
去替别人谋福利  
去为别人争利益

——鲁德亚德·吉卜林《白人的负担》

19 世纪英帝国所采用的殖民主义哲学兼具普世性和普适性，它的两大支柱分别是家长制作风和种族主义。家长制作风把“文明-野蛮”话语内化成更加摩登的“先进-落后”表述，既能够安抚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又能为文化殊异的各个殖民地在政策上提供统一的思想指导；种族主义能够提供一种世界性的等级秩序，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现代科学”的外衣，能够突破宗教和地区性文化的局限。相较于英国的对手法国坚持采用的“文明的布道”，“白人的负担”为英国带来了更多的殖民红利，并且创造了持久的世界性影响。

“白人的负担”在叙事上的反映是围绕“民族的自治能力”展开的，它着力强调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尚不具备靠自身建立起现代社会的能力，因而需要英帝国和殖民者的“指导”。在去殖民化之后，这种叙事还具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对归因的加权：凡是去殖民化国家体现出的良好特征，皆是英国殖民时代的功效；凡是这些国家体现出的糟糕问题，全都是该国人民自己造成的。在这一点上，最有名的主角是印度。

此外，在“白人的负担”叙事当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对英帝国特殊性的崇拜——英国总是可以豁免于对殖民主义后遗症的指责。而那些“不如英国”的殖民者，即西葡荷法俄，就没那么幸运了。说到底，“白人的负担”这一叙事主题是为英国的统治及其优越性辩护的。

对于拉丁美洲而言，“白人的负担”叙事主题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对拉美和北美的对比。这种对比在表面上看起来很自然，但是仔细思考却是不大合理的。拉美和北美虽然同处一个大陆，但是它们在自然条件和前殖民地社会的状况上的差异很大，独立时的状况也是大相径庭。总的来说，其实北美和澳洲更接近，拉美则和东南亚更接近，但是拿它们作对比的人要少的多了。

在作者本人看来，“白人的负担”在当今的中国互联网上有比“文明的布道”更大的市场。这既是因为它是一种更完善的现代殖民主义哲学，也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权力仍在持续作用。无意识的忽略和不合理的对比在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当中暂时不会消失，种族主义也将长期存在，英国在历史上的优越论仍大有市场。在西班牙的殖民主义卫道叙事当中，拉美印第安人是主要的受害者；而在英国的殖民主义卫道叙事当中，受害者远远不止一个拉丁美洲。

## 3.“自由主义十字军”

你以为  
生活就是火光阵阵  
进步就是炮声隆隆  
你的子弹打到哪里  
就能决定那里的前程  
不可能！

——鲁文·达里奥《生命与希望之歌·致罗斯福》

1901年，新独立的古巴共和国在压力之下接受了《普拉特修正案》，从而成为了美国的保护国。这一事件发生在新世纪的伊始，也标志着美国大举干涉拉美的开始。在之后的十几年内，美国武装干涉了巴拿马、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墨西哥等国，成为了在拉美行动最频繁的唯一列强。在1930年后，美国在拉投资总量超过英国，新上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采取柔和的外交政策，从中美洲及加勒比各国撤军，并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在二战期间，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被美国拉入了盟国阵营。战争结束后，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在拉美多采取经济渗透和代理人战争策略，同时并未完全放弃武装干涉——1965年发生了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占领（以防它变成另一个古巴），1990年时海军陆战队捉拿了巴拿马的诺列加将军。

在拉丁美洲，美国是最近的一个，也是当下的头号强权。美国对拉丁美洲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也是受到拉丁美洲文化影响最深刻的国家。美国的拉美研究在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又能通过流行文化向世界不断输出拉美的形象。美国在当代对于拉美的意义无以伦比，因为全世界的人（甚至包括拉美人自己）都在透过这个帝国的眼睛审视拉美。

美国的帝国主义叙事不是一个主题，而是一面滤镜，是一种基本的态度，或曰意识形态。我们很难把它的成分从“黑色传说”、“高贵的野蛮人”、“文明的布道”和“白人的负担”中拆解出来，但它显然不等于上面任何一种叙事本身。它的核心是自由主义，一种在每一根毛发上都迸射着美国理念的自由主义；它富有侵略性，提倡干涉；它强调目的性，强调步伐；它导向美国至上的结论，同时披着最崇高理想的外衣；你即使要反对它，也一定是在它的框架内反对它；它让关于美国的讨论变成了关于世界的讨论，让关于世界的讨论变成了关于美国的讨论。

经济发达程度是检验一个地区值不值得关心的唯一标准吗？

进步，以及追求进步是人类历史的唯一意义吗？

所有“落后”地区都只配充当“主流历史”的外因变量吗？

“自由主义十字军”作为一种叙事并不简单地是为某些帝国主义行为辩护，它是一种对于意识的征服。它制定了思维的标准，让“美国”本身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意象。捧美国也好，骂美国也罢，你只要提及它的名字，或者只在脑中想到这个词，就是对世界秩序的一种确认。在玻利瓦尔的时代，“America”代表着整个美洲，到了现代，“America”只代表美国。如果想要把拉美包含进去，还得小心刻意地记着在这个词后边加个“s”。

做人们想象世界的枢纽，这是最大的帝国主义，也是最高级的支配形式。



## 第二部分 第四节

### 黄金国 (El Dorado)

开创者们这种对黄金的谵妄直到最近还在困扰着我们。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 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演说

我们当中不乏这样一种人：凡提到藏地，言必称密码；凡提到印度，言必称神奇；凡提到北欧，言必称童话；凡提到拉美，言必称魔幻。这种人当中不乏有才智者，他们醉心于欣赏自己的伟大文明，却忘记世界已赋予不同时空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用衡量自己的尺度衡量其它文化，便难以理解他人生活的现实。对陌生的观察带来的不是熟悉，而是更多的陌生。

在五个世纪之前，正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被称作“探险家”或“征服者”，满怀对异域的想象，踏上了美洲的土地。他们成功地把幻想揉进了现实，把现实写成了幻想，终于让神话和现实合二为一。早在文学爆炸发生的四百年前，魔幻现实主义就已经在孕育。一代代人沉淀下来的故事，让拉丁美洲真正成为了黄金之国——在每个今人的脑海当中，这个形象都逼真得让人神往。

1492 年 10 月 12 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航海日记》中写道：“我甫一下船，便四处打探，何处有黄金。”哥伦布无愧于美洲的再发现者，他的寥寥随笔，就重新定义了整个美洲。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渴望黄金的人纷纷从西班牙赶来西印度，他们把脑中的故事变成了美洲本身。

1519 年，在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以及科尔特斯的其他同伙们见到壮丽的特诺奇蒂特兰城时，他们相信这就是著名的骑士小说《高卢的阿玛迪斯》当中所描写的宫殿。在西班牙探险家们看到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时候，他们误以为这是一整个岛屿，此时那本流行的小说又发挥了作用，于是小说当中的异教徒王国便赋予了这片土地名字——California，需知这个词的构词很可能与伊斯兰教的哈里发有关——当今美国繁荣的西海岸竟被称为哈里发的国土，这件看似荒谬至极的事情在历史上却是顺理成章地发生。

除了骑士小说之外，其它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在忠实地记录着拉美的现实。或许是为了支开逼问不休的西班牙人，巴拉圭的瓜拉尼人讲述了一个关于上秘鲁有银山的生动故事，而到 1546 年时，人们当真发现了波托西大银矿！这种应验的传说大大激动了人们的心，然而这其实只是西印度流传的成千上万个类似故事当中偶然出现的巧合。但不管这些故事有多么荒诞不经，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业已带来的巨大财富都让它们显得真假难辨。在新格拉纳达，奇布查人讲述了一个湖中有黄金城的故事，吸引了一大批冒险家前赴后继的探索，直到 1701 年，欧洲出版的所有地图上都会在奥里诺科河上游画出这个黄金城——尽管压根没有一个人见过它。美洲那些最著名的宝藏传说最终组合成了“黄金国”的故事，人们确信，美洲有七座举世无双的宝藏源泉。为寻找黄金七城，以明智和贤能著称的新西班牙总督奥东尼奥·德·门多萨专门资助了一大批探险活动。关于黄金七城的传说和伊比利亚的中世纪故事很快完美嫁接在了一起——在摩尔人入侵的时代，曾有七位葡萄牙主教流亡海上，他们最终来到了美洲，把神迹和财富隐藏在了这个地方。

但美洲可不只在发生中世纪的传说，还有古典神话：航海家们在这里找到了荷马、柏拉图和贺拉斯曾经描写过的安提利亚岛，从此加勒比群岛便被命名为安的列斯群岛；弗朗西斯科·奥雷里亚诺在丛林中发现了亚马孙人女战士，尽管他没看到当年被赫拉克勒斯盗取了腰带的女王；在佛罗里达，庞塞·德·莱昂两次深入内陆寻找不老泉，土著人向他射了一箭，他死了。

尽管清醒的理智和经验会对这类事业做出极端的否定，但人类的贪婪却通常与之相反……每一个前往西印度的西班牙人都渴望得到一个黄金国。

——亚当·斯密《国富论》

在西属美洲，少数的白人统治着占到人口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儿。对于一个崇尚等级、好逸恶劳、“人人想当老爷”（方济各会修士赫罗尼莫·德·门迭塔语）的西班牙社会而言，这是一块足够有吸引力的土地。只要能得到贵金属或者奴仆，就足够自己和子孙逍遥快活。在 16-17 世纪，前往西印度谋求事业已经成了西班牙社会的一种风潮，连大名鼎鼎的塞万提斯也不能免俗。在 1594 年时，塞万提斯写信给国王菲利普二世，希望在美洲得到一个肥差，但被敷衍拒绝，以至于落魄潦倒，只好靠写小说谋生——这倒是我们今人的一大幸事。

在这件事上，17 世纪西班牙妇女间流传的谣曲唱得好：

为求发家与致富，男人们去了西印度。倘若男人们肯工作，哪里都是西印度！

在此，我们没必要过多指责当时西班牙社会的怠惰，因为好逸恶劳实在是人类的天然共性。在 1610-1620 年代的英格兰，弗吉尼亚公司为了吸引移民前往北美，也只能在传单上写满关于黄金的诱人传说。然而他们最后也没能找到丁点黄金，只好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烟草垄断卡特尔，靠兜售软毒品致富。但有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曲线赚钱的方式，选择采用更直接的方式获得带响儿的金银财宝——海盗的时代随之到来。

**征服者缔造了黄金国，升华它的则是海盗。**

1570-1700 年是西属美洲的美好时代，尽管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宗主国江河日下，但殖民地一直保持着稳定和相对的繁荣。边疆已经稳定了下来，广袤的国土内外都再也找不到征服时期那种一次性获得的巨大财富了。但黄金国的叙事并未因此逐渐消亡——西班牙人暂时找不到黄金国了，但是在海盗眼里，西班牙人本身就是个黄金国。在 17 世纪，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秘鲁，加勒比还是菲律宾，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海盗活动都成了西班牙殖民当局需要面对的一大要务。海盗们犹如一股股永不停歇的旋风席卷着美洲，许多著名的海盗甚至被载入了史册。未来的人们将会记住，摩根在马来开波湖上利用炸药诡计让西班牙大帆船熊熊燃烧，德雷克不在身上带一本圣经就不会抢劫。牙买加、巴哈马、托尔托加、库拉索都是知名的海盗大本营，各种有关忠诚与背叛、有关某某船长的宝藏的事迹都会成为未来无数故事的模板。人性与犯罪、帝国与权力、财富与神话，再加上积淀已久的各种传说，构成了黄金国叙事的全新要素，拉丁美洲则始终充当着它的舞台。

在 1690 年左右，在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黄金和钻石开始喷涌，持续百年；在 18 世纪，墨西哥萨卡特卡斯银矿的产量提升了两倍，瓜纳华托银矿的产量提升了三倍，用美洲白银铸成的西班牙本洋和墨西哥鹰洋将继续作为世界闻名的通货盛行，直到 19 世纪末金本位的崛起；在 1848 年时，美国人在新夺取的加利福尼亚海岸和内华达山脉找到了无数矿藏，特别是圣弗朗西斯科附近的黄金——这

些一连串的事实又持续刺激了人们对于美洲财富的想象。在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的时代，海盗在海上消失了，但他们继续横行在每个人的脑子里。

一个在提琴之间等待着我的人，  
逢到一个世界如同一座埋葬的塔，  
塔尖埋得那么深，  
比所有嘶哑的硫磺色的树叶还要深。  
还要深，在地质的黄金里，  
好象被多变的气象所包裹的剑。

——巴勃罗·聂鲁达《马丘比丘之巅》

1909年时，一位赤裸着上身的土著居民挥舞着大砍刀，为来自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海勒姆·宾厄姆三世(Hiram Bingham III)清除了遮挡视线的最后一丛灌木。他终于看到了马丘比丘，这座隐藏了数百年的壮丽古城。事实上，马丘比丘对于当地人来说从来都不是个秘密，但是在殖民地时期乃至秘鲁独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这个地方的存在都不为世界所知。

一座在印加时代如此重要的城市，竟然就这样对欧洲人隐藏了三百多年。这件了不起的事情持续激发着人们对于古老文明的想象，连带着几个世纪以来对于财富和神秘主义的描写，终于又为“黄金国”的故事添砖加瓦。我们权且可以称这种新故事为“失落之城”。

当然，失落之城的故事并不是因马丘比丘才诞生的，早在有关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当中，我们就已经能够找到类似的模式。但是马丘比丘确实刺激出了许多有关拉美的失落之城故事。在《夺宝奇兵》的开头，印第安纳·琼斯从1936年的一座秘鲁神庙中脱险；史高治·麦克达克曾派遣他的侄子唐老鸭前往神秘的安第斯山谷寻找会下方形蛋的母鸡；在2018年刚推出的《古墓丽影：暗影》当中，劳拉·克劳馥来到了遗失的玛雅古城。

流行文化是“黄金国”叙事在当下最大的推手，这一主题被运用的广度十分可观，遍彻电影、小说、音乐、电子游戏等多个领域。夏奇拉、EXO和Two Steps From Hell都有名为El Dorado的单曲；在《文明》和《欧陆风云》当中，黄金国都构成了一项机制乃至主题；在1952-2002年间，凯迪拉克一直在推出一款以黄金国命名的车型；《加勒比海盗》是当下最卖座的好莱坞系列电影之一。

那么，流行文化中盛行的有关拉美的“黄金国”叙事有没有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地区呢？思考这个问题会得到一个悖论式的答案：有也没有。“黄金国”叙事的确呈现了许多和拉美有关的事物，但是这些事物的属性已经经受了过多迎合猎奇审美的加权。有关海盗的故事已经流行到了让人忘记住在陆地上的人的历史，倭寇是明史的一部分，但加勒比成了海盗史的一部分；有关失落之城的故事让人忽视了那些没有失落的东西，太多人一厢情愿地以为，拉美印第安人的文化甚至他们的生物存在，都已经消失了，只有“重新发现”的可能。

“黄金国”和“黑色传说”是当下关于拉美叙事的两大支柱。我不太确定读者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但作为一个写作相关文章的人，我对这个判断是比较确信的。要脱离“探秘”和“揭短”这两个主题去吸引读者，似乎是件不大容易的事情。人们对于水晶头骨、美洲豹、可卡因和安妮女王复仇者号的热爱，要远多于对洪都拉斯的教会和教育史，或者阿莱格里港的港口工人运动的关注。但正因为叙事传统是如此深厚，努力讲好故事才更为重要。无论出现怎样的突破，叙事本身都将会

存在和演化下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文学科的使命只有一件，那就是不断增补和改进叙事。

编辑于 2019-01-18

答主知乎首页：

[https://www.zhihu.com/people/count\\_palatine](https://www.zhihu.com/people/count_palatine)

文章来源：

第一部分：<https://zhuanlan.zhihu.com/p/41646542>

第二部分：<https://zhuanlan.zhihu.com/p/53786517>

第三部分：<https://zhuanlan.zhihu.com/p/54183764>

第四部分：<https://zhuanlan.zhihu.com/p/55173871>